

元愷诗词联

之

中集世

歡歌

周兰桂 著

綫裝書局

元恺诗词联之

寒世歡歌



周兰桂 著

綫装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元恺诗词联之“盛世欢歌” / 周兰桂著. —北京:
线装书局, 2013. 6

ISBN 978-7-5120-1000-0

I. ①元… II. ①周… III. ①诗词—作品集—中国—
当代 ②对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4967 号

元恺诗词联之“盛世欢歌”

著 者: 周兰桂

责任编辑: 张媛媛 孙嘉镇

排版设计: 人文在线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07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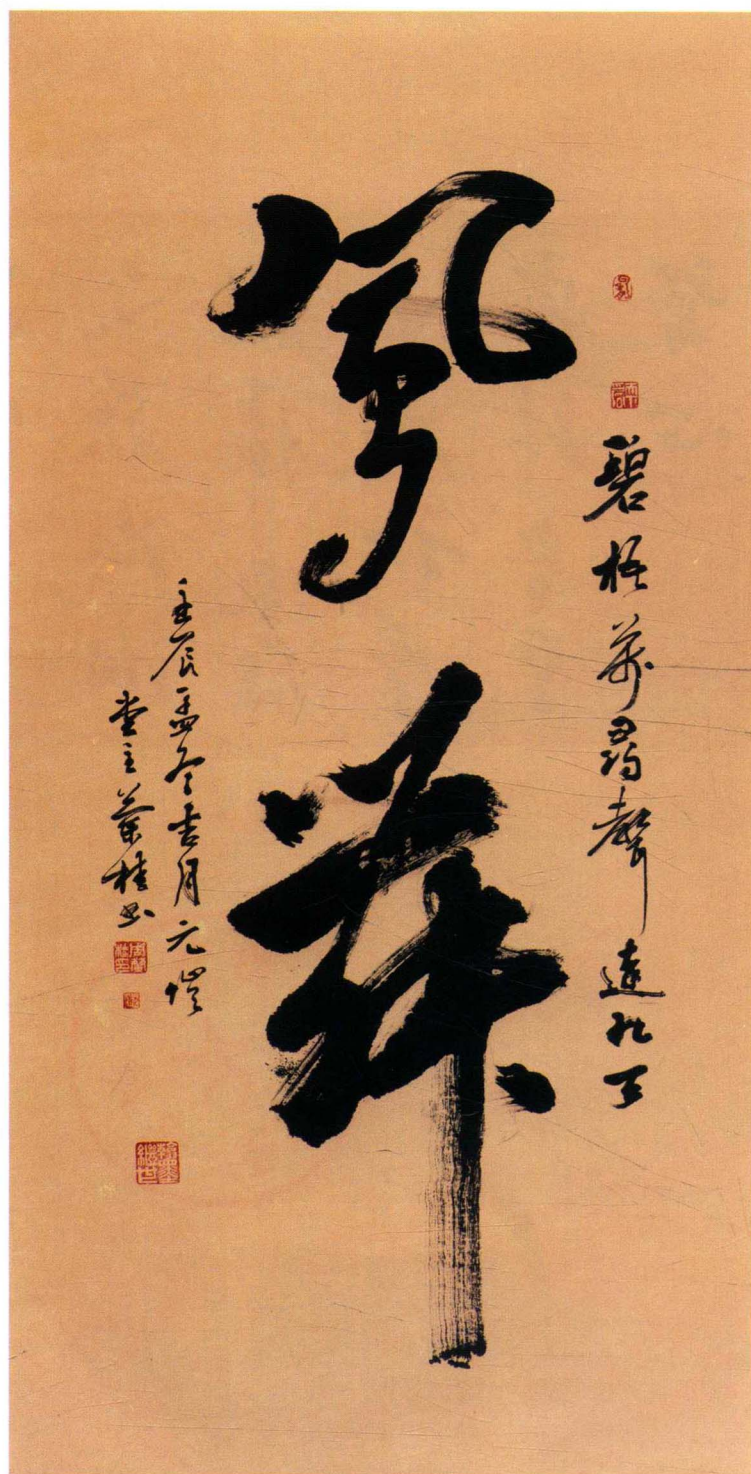
定 价: 48.00 元

居仁由義
文鼎湖湘
龍掃氣履
中端和學
宗師魯聖
實心

元修堂主撰聯

吳昌碩書

(图一)



(图二)

系徑清影秋回紅消松丹楓染密層披
弦相邀和月醉堪采且新負此心細觀
五千王霸史如悟九弄道德孔難舍功名
與利祿詩酒田園總不空

壬午中秋和谷二首
元陽堂主王桂樵書

朱龍古道行梅生乾隆走馬何處澤外楊塘衆相
思楓泉系斛 澄碧荷香自在蛙聲 不絕稻粱千
重簪家心懷抱 童時快意誰說難忘年士負家憶
崢嶸歲月汗淚和血跟難苦恨夢暖劉伯誠勞更
強促幸逢國老書聲 震古和穎銳連捷憂世鍾
鼓敲醒多少豪傑念如媽述懷 二首

壬辰孟冬月元明筆
壬辰年桂樹書

心色如顏中秋月如煙裏之龍之見玉壺
 在水心山始霜楓紅透染丹在雁之衝
 陽子字省點鴻共之春折盡春意自難

留蓮熟荷殘更遠不知來處美人思月點雨
 殘雲飄三點觀過往霞滿對面百以月
 誰者遠雖新洋務革命殊遙洋看魚

龍壽無世從藏北高徒書生自懷屠龍
 術終無帥旗誰橫渡江漢漂槽金陵
 屠毒為許果難服古之宋威陳北酒祝共和辛

黃梅都凡之雲常四百年新以心無限秋陽里
 誰知沈疴望陌橫如嫁落紅難留榮辱少歡
 又幾何志志為不濟世女是鏡承派陶



(图七)



(图八)

序言

——周用金

兰桂教授捧着一叠厚厚的诗词联稿（线装书局）径直来文化厅找我作序赏评。翻阅之余，我的最初感受是这位高校教授的志趣和勤勉，所以，我欣然将其书稿留下并应许为其作序。

兰桂是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教授，主修汉语言文学，从事文艺美学与文学史论研究，兼授诗词联创作、书法鉴赏与训练，酷爱中国文学与书法，在教学与学术科研之余，坚持临池创作四十余载。显然，兰桂是一位学融东西，注重坚守传统文化的学者。

《元恺诗词联之“盛世欢歌”》是兰桂三十年来所创作的主要诗、词、联、赋等古典文稿选萃。她既是作者个体生命的吟唱，又是“新时期”伟大历史进程的审美记录；既是兰桂教书育人的人生脚印，又是人类世俗情怀的审美超越。



正如兰桂所言，“人类追求超越与理想的步伐从来就不曾停止。越是伟大的时代，其想象力、创造力越是惊人。越是强雄的民族，其真情、诗性与道德越是超拔。中华民族是一个诗性的民族，曾经是，现在是，将来还是。”我国三十年来精彩的历史实践，为我们每一个文化艺术工作者，提供了无限深厚而博大的创作题材。本书以诗词楹联之文体，留下了一串时代的烙印。

掩卷之际，还有几分不舍。应该算一本好书。

是为代序。

壬辰岁末于长沙

（作者系湖南省文化厅厅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书法硕士生导师）

元惜先生《寒世欢歌》一书，是我所见到的第一部由一位文化工作者所撰写的、以诗词楹联为题材的、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值得推荐的书。元惜先生是湖南省文化厅厅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书法硕士生导师。他长期从事文化工作，对诗词楹联有着深入的研究和创作。本书以诗词楹联为载体，记录了他对时代、对生活的感悟和思考。书中不仅有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更有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批判和反思。元惜先生的创作，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的诗词楹联，语言凝练，意境深远，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本书的出版，不仅为诗词楹联爱好者提供了一本难得的参考书，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本值得细细品味的佳作。

自序

诗歌，是最近灵魂的语言。

中国几千年来都循着“言志”“缘情”的创作思路与接受路径前行；就是西方世界，乃至全人类也概莫能外。

作为既是生命存在、社会存在与文化存在的人类个体，功利生存与诗性生存，总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中，获得某种平衡与张力。越是物欲化的社会，我们还真不敢相信，人类离开了精神上的“诗意栖居”，离开了对自身心灵家园的守望，离开了诗歌、文学和艺术，将会是怎样的道德荒漠与地狱景观。

有人说“诗歌死了”！

我们不敢苟同。真情，死了吗？想象，死了吗？理想，死了吗？道德，死了吗？创造力，死了吗？语言，死了吗？希望，死了吗？……这样的命题，远远比“上帝死了”可怕和悲观——上帝死了，人类还活着；而诗歌死了，人类还能活吗？……



严格来讲，有些诗歌死了，有些诗歌的内容死了，有些诗歌的形式死了，有些冒充诗歌而又不是诗歌的东西死了，有些古体诗远去了，而某些白话诗正在远去……但是，真正的诗，是不死的！就算西化的白话诗正在死去，而属于中华民族的本土诗歌是不会死的；就算诗歌死了，人类的诗性是不死的；就算语言死了，人类还会从自己另外的创造物上去表达去寄托去实现心灵的诗意栖居。

人类追求超越与理想的步伐从来就不曾停止。

越是伟大的时代，其想象力、创造力越是惊人。

越是强雄的民族，其真情、诗性与道德越是超拔。

中华民族，曾经是、现在也是、将来应该还是一个诗性的民族。从先秦、汉魏到唐宋，并由此而降，我们造就了何等灿烂的文化与文明！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创造，可以说是其他任何民族所难以比肩的。

汉字与汉语，因为她无可比拟的诗性生命力与文化生殖力，而获得了无可比拟的荣耀、威严与霸权。汉字书写，也因此获得了无与伦比的诗性特征；汉字书法，因此获得了为全人类所认同的审美霸权，从而成为了华夏民族乃至东亚诸民族引以为傲的文化核心与文化灵魂。

为什么白话诗正在远去呢？

一句话，她不接地气。某些被移植的西化的拙劣模仿的白话诗，因为她始终不能获得文化认同，而始终处于飘零和寄居状态下的“外室”与“第三者”的地位，不但其合法性受到质疑，除了某些制造者的“自产自销”，她始终未能很好地融入本土民众接受的文化心理层面，而未能被真正消费。特别是，她始终不能被汉文字审美书写所认同，而被冷落被排斥在大众的审美接受之外。尽管白话诗的推动者们也曾不遗余力，却未能得到真正解

决。这也算是民族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吧。

所以，我们呼唤“真正的母语文化”，呼唤“真正的民族诗歌”；更呼唤民族诗歌的复兴！

作为一个汉语言与文学的专业学者，同时也作为一个汉文字书写的审美爱好者，自然就有了对民族文化与文学某种审美的焦虑、理性的沉思与本真的实践。

《元恺诗词联》是兰桂三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有了某种文化自觉与审美意识以后所创作的“盛世欢歌”，更是这三十年来自我生命与时代生活的瞬间感悟与真情吟唱。尽管它们还不能算是纯正的古体诗与格律诗，但也不是脱离时代脱离现实脱离本土文化的矫揉造作。以学为诗，以史为诗，以论为诗，以理为诗，更多的是以真情与生命为诗……都算是作者诗性智慧的瞬间孕育与大胆尝试。其间，也自有不少感怀深沉与结构创新的佳句，这也为我们所梦想建立起真正属于自我与时代的审美书写获得了某种内在文化的可能性与有力支撑。

两年前，有幸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自己的第一部书法集《元恺墨迹》，在后记中有这样一段发自肺腑的话：

“随着现代人生活方式与书写工具的发展与变更，我们还真不要奢望会有如古人笔墨功夫一样等量齐观的现代书法家的出现；随着现代人精神内涵与思想世界的浮华与躁动，我们还真不要幻想会有如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之类的传统文化人格的再现；随着现代人传媒文化的图像化与文字符号的简化、标准化与规范化，我们还真不要乐观文艺与书法创作会有如前人一样的审美创造的权力与空间……如是，我也深深地忧虑——现代书法的出路在哪？现代书法家的出路在哪？我们可以不弱于古人、不重复于古人并能超越于古人的希望又在哪儿呢？如果文学与书法不能成为我们现代人自觉的生存方式，并内化为一种文化人格，那



么，现代书法则始终生长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之中……”

书法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书写史、文化史，更是汉语言文字审美书写的进化史。汉民族文字与语言，她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语种与文字，就在于她能始终坚守自己特有的诗性，始终处在一种创造和变动不居的状态，并始终以自己的方式表征和见证一个时代文化活僵、政治明昏乃至经济盛衰的基本状态与走势。

也就是说，我们将用什么去弘扬发展我们的时代文化、用什么去滋养属于我们时代和我们自己的书写与书法呢？

抄唐诗、宋词，是一条途径，但我们读懂唐诗宋词了吗？

抄碑帖、经典，是一条途径，但我们与他们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一切的审美书写者，他所书写的不能仅仅是技法，因为技法根本就不属于自己，在中国书法史上，谁又能颠覆多少、创新多少呢？所以，我们所能书写的只能是自己的灵魂，并通过自我灵魂的外化去实现审美书写的创新。

无论是对于文学、诗歌还是书法，我们都应该是用自己本真的生命去书写。

这样才有文学永存、诗歌永生、书法长盛！……

诗性不死；瓜瓞绵绵！

是为序。

元 愷

壬辰仲秋于湘中